规 • 划 • 说

PLANNING

城市街区
回归“小而美”

CHENGSHI JIEQU
HUIGUI XIAO ER MEI

文字统筹_刘 珺（本刊记者）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多以中国式“宽马路、大路网”格局为主，道路毛细血管少、微循环较差，导致交通可达性差且城市路网效率低下，也给城市人带来出行距离长、“中国式”过马路难等诸多不便。针对“宽马路、大路网”弊病，2016年2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优化街区路网结构，树立“小街区、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在这样的指导理念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建设要回归传统，应以适应人的尺度、小而美的街区为目标。

城市尺度的大与小

从宏观而言，整体的社会思潮影响着城市尺度的大小。可将上海与柏林做一对比。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可以看到里弄和高楼大厦交错生长。据统计，20世纪40年代，在陆家浜路，每平方公里可以达到89个左右的街道节点；到20世纪80年代，高楼继续造起，而细密肌理仍然存在；再到20世纪90年代，城市不仅高度变大，街道肌理也在变大。而在柏林，原先城市道路也由与人的尺度比较接近的大小单元组成，每个街坊尺度约在150到200米。对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城市肌理进行分析可知，其每平方公里达到80个左右的街道节点。

但是，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建筑师改写了城市历史。跟现代主义建筑相匹配的生产力，跟现代主义思想相吻合的交通方式、生产方式改变了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的东柏林和西柏林，虽然有着不同的管理模式，却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尺度变化。如东柏林卡尔马克思大街，每一个街区的尺度达到400米×400米，而西柏林汉莎小区的街区都没了，整个汉莎小区就是一个街区。法兰克福聚集了德国最多的高层建筑，其又是大尺度与小尺度互见的，有传统的街坊，尺度在100米左右，而远处街坊开始变大。洛杉矶城市中心是高层聚集的地方，越到外面就越平、越缓、越散。首尔则将低矮的、原先的城市尺度与新插入的大尺度并置在一起，同时将原来有山头的地方留下成为城市公园。而在中国上海，街区经常可以出现四五百米的尺度。并且，从徐汇中心区开始，越过黄浦江，看向南浦大桥、世博场地等，城市尺度便越来越大。

1.

2.

3.

1.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老城。
2.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
3.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

_ 德国建筑师克莱胡斯。

_ 里特大街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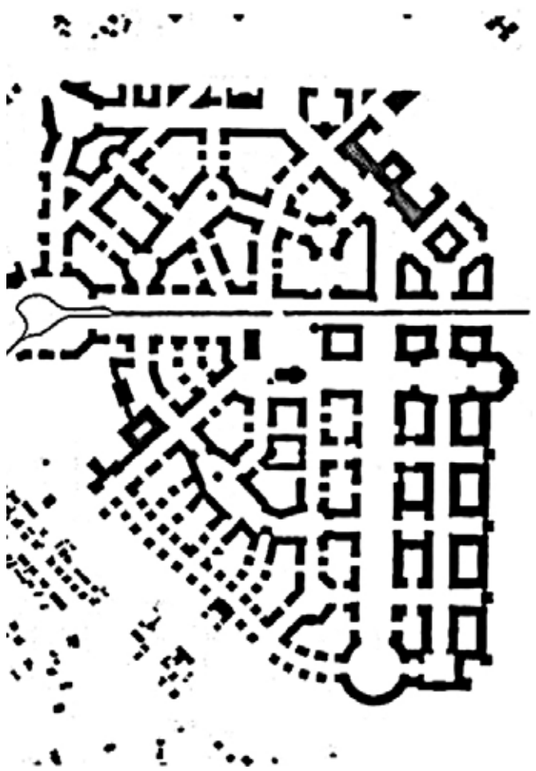
反思与探索

如何反思与探索？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受到德国著名建筑师克莱胡斯的影响，国外一些建筑师进行了一系列实践。

克莱胡斯于20世纪70年代在柏林进行相关实践之后提出了三个口号：“住在城里，批判的重构，谨慎的城市更新。”这意味着，要让人在城市当中生活，要向传统城市学习，把它的空间关系学过来，适应当前的生活方式，进行重构，并且要谨慎遵循原有的特质、规律来发展。其中包含几条城市更新的原则：小街区要小到100米甚至100米以内；需要形成高密度，以促进街道生活；要形成形式上的封闭、实质上的开放。与此同时，他认为22米是一个檐高黄金数字，街道断面最漂亮的是街道22米宽、旁边的房子22米高。克莱胡斯与160多名建筑师一起，在柏林做了充分尝试。如由不同的建筑师在里特大街做了22米檐高、有院落并遵循原来的街坊结构与居住混合的理想的住宅组群。

到20世纪90年代，卢森堡建筑师克里尔建造了一座具有欧洲传统城市空间特征的小城科尔希斯特费尔德（Kirchsteigfeld），简称K城，是人工造的1平方公里的小城，规定22米，坡度20到22度。克里尔倾心于小城街道空间的组织，密实的街坊网络和几十种不同的街角空间处理形成了与当代其他小城镇完全不同的城市空间，形成局部的可识别性。街道网络在城市空间中被强调，形成135个小街坊，住宅基本按照街坊周边式布置，街坊的位置、形状在小城空间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也有建筑师有异议。如翁格斯，一个著名的德国理性主义建筑师，他认为一些硬性规定太死板。翁格斯考察了欧洲中世纪的小城规律，选择了33种不同的转角，把这些转角都用到新城的建设中。



_ 科尔希斯特费尔德图底关系。

_ 科尔希斯特费尔德局部鸟瞰图。

_ 科尔希斯特费尔德马蹄形广场。

_ 法国建筑师鲍赞巴克主导的马塞纳开放社区。

另一位法国建筑师鲍赞巴克，同意克莱胡斯关于小街区、高密度的观点，但在开放社区、高层住宅方面并不赞成。他认为，形式不应封闭，可以开放，不光管理开放，形式也开放；也不能把现代主义的所有成绩扔掉，不可能重新回到中世纪的传统城市，要允许高度增加，不能严守22米。他在巴黎左岸十三区再往东的马塞纳主导了一个开放社区的建设，首先街坊不是闭合的，还有高低错落，地块也非常小，小到几千平方米，大不过1公顷。

不管怎样，在这些建筑师的探索中，把城市街道、街坊尺度控制在人步行可达范围内，是一项共同的追求。

回归小而美

传统城市是与人的尺度相关的，一般来说表现为细密的特点，但是人们一直在追求大而壮的过程。到了现代主义思潮时期，我们有条件实现更大的尺度、功能分区甚至以车为本。今天我们又开始重新思考，回归近人尺度，重塑街道空间，探索开放街区。这个历程从欧洲到中国，整整花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

“低层高密、功能混合、小型街坊，密窄路网”，是今天的中国城市特别需要补充和探索的，可以向香港借鉴一二。受西方规划理念的影响，香港路网的规

_ 香港庙街。

划布局采用的也是“窄马路、密路网”和小尺度街区的模式。与内地的许多城市相比，香港道路总体来看宽度不大甚至狭窄，但是路网密度大，支路与步行系统发达，提高了交通通行效率并且创造了小尺度的街道空间。香港的街区（以九龙半岛和港岛为例）多呈现矩形方格网的形态，短边约40到70米，长边70到200米不等，街区面积虽小，但沿街商业面积大，可充分满足商业需求。街道是香港市民使用频率极高的公共空间，展示了城市生活丰富多彩的一面，同时作为公共空间又充分激发了社区活力。如庙街作为香港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大批游客前往。当地居民也表示，他们会在街上用餐，即使是非用餐时间，他们也喜欢在街上度过闲暇时光。这种全天候欢乐时光，正是鲜活公共空间的体现。

当然，香港模式也并非绝对科学的形态和标准。“小街区、窄马路、密路网”的推广还需要我国在今后的规划建设中寻求总结适合国内情况且切实可行的方式。